

南中国之恋

李士非

黄河文化出版社



南中国之恋

李士非

黄河文化出版社

书 名	南中国之恋
著 者	李士非
出版者	黄河文化出版社
地 址	香港太古城第四平台商场 P-404 号
登记注册证号码	13465 942-000-03-90-A
初 版	1992 年 12 月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62-426-147-4
总发行	黄河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香港太古城第四平台商场 P-404 号
中国台湾发行代理	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罗斯福路 1 段 72 巷 4 号)

定 价: (港币)15.00 (人民币)8.00 元 (美金)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为诗贵有真性情 筱敏(1)

第一卷 · 海南风 ·

海南人	(6)
耐火少年	(7)
白色的河流	(8)
甜与苦	(9)
东坡书院	(10)
绿意	(12)
绿色的防线	(13)
草之歌	(14)
石碌印象	(18)
人与海	(19)
开放	(20)
天涯	(21)
沉船	(23)
三亚——漠河	(24)
鹿回头	(26)
大东海	(29)
牙龙湾	(33)
东山岭	(35)

红色娘子军像下留影	(36)
题马鞍山火山口	(37)

第二卷 · 赤湾浪 ·

泉州飞天	(40)
燕子岩	(44)
赠丹霞	(46)
中山故居	(48)
白藤湖	(49)
星湖	(50)
赤湾古炮	(51)
制高点	(54)
西递村	(55)
马銮湾	(57)
风动石	(58)
海的身影	(59)

第三卷 · 三峡魂 ·

三峡之歌	(62)
小三峡	(67)
古栈道	(69)
白帝城——依斗门	(72)
角度	(74)

神农架	(75)
高岚风景区	(78)
招手	(80)

第四卷 · 星光雨 ·

喜雨	(82)
交流	(84)
终点	(86)
哈雷彗星	(88)
眼睛	(90)
地球·足球	(91)
运动场上	(93)
运动	(94)
飞腾	(95)
问马	(97)
牡丹	(98)
赠舒兰先生	(100)

第五卷 · 忧思潮 ·

哭耀邦	(104)
中国，失去了一个诗人	(108)
安珂回到电台大院	(110)
大风歌	(115)

芳邻	(119)
好在是梦	(122)
职业病	(126)
争议断想	(128)

为诗贵有真性情

——我读《南中国之恋》

筱 敏

我称老李“老师”，这不仅因为他是诗坛的前辈，更因为他曾给予我热诚的扶持。他仿佛有一副特别强大的臂膀，从诗到小说到报告文学，在很广袤的文学田畴上，他忙前忙后几十年，不知扶起来多少刚刚破土或茫然匍匐于大风沙中的作者。有时见到他奔波劳碌疲惫不堪甚至病倒，心里便很觉负疚。毕竟，上帝造下每一个人，原都是为着让他独一无二地完成一种独创的使命，并没有派定一些人专门去扶持支撑另一些人，也并没有特别地赋予他们取之不竭的生命和精力。我们无权向别人索取，老李也没有义务慷慨地给予。然而他给予着，几十年，几乎是源源不断，以他的正直、率真和热诚。为文学这片田畴中的新人和友人，他无私地透支着自己的精力、心血和健康。燃着自己的生命去给别人取暖，老李就是这么一个热诚如火的人。

老李的诗一如他本人，有凛然的正气，有可爱的率真，有如火的热诚。他是现实的土壤中直立起来的一株大叶榕树，因着土质的丰厚和根系的发达，于是主干茁实，枝叶纷披。这是一种原生的美，旷达的美，充满生命张力的美。绝然不同于那些被精心修剪过的盆景，绝然不同于在屈曲之中精雕细琢地呻吟着的另一种生命。

齐克果曾说：“在这一个时代，实际上以及其他过去的任

何时代，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著作事业包含着，并且应当包含着——项严肃的召唤，即一个著作者必须具有一种适当的生存情态。”

老李是以这种严肃的召唤为其使命的。他的诗，他的做人，无不作为一种严肃的召唤使命浸透。可以说，正是这种召唤的使命，而不是别的什么，驱赶着他，使他成为诗人。正如未经专门训练或缺乏某种敏感的眼睛，分不出枯叶和枯叶蝶，辨不明蜜蜂和食蚜蝇一样，在光怪陆离的诗坛之中，“诗人”这东西往往也是真伪难辨的。有的人生就一副冷漠心肠，该是与诗无缘的，却不甘寂寞地在那里作着，满纸艳丽斑斓五光十色，却没有人的热血和人的体温。这恐怕不是真的诗人，真的诗是从诗人的灵魂和生命中长出来的叶片，无论是否能博取世俗社会的赞赏，是否会使诗人灾祸加身，也总是要长的。她不是某种附丽，如外加的时装或首饰，可以随时穿戴起来又随时抛却丢弃。假如她不是诗人的生命形式的全部，那至少也该是其中一个不能剝除的部分。

较之许多才子来说，老李的可贵就在于其性情之真。是他作为人的整个的生存情态，决定了他成为一个诗人。他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热诚地关注着并参与创造着民族的命运。他无须再以外在的姿态去“拥抱生活”，他原就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他的《争议断想》，他的《大风歌》，以神圣的忧思倾注着赤子的一往情深；他的《三峡之歌》，他的《古栈道》，以凝重的祈望鼓荡着男儿的热血奔腾。

他对朋友热情如火，披肝沥胆，渴雨一样地渴望着心灵的碰撞：

“没有越不过的界限

没有跨不过的鸿沟”（《交流》）

他对虚伪切齿痛恨，疾恶如仇，毫不掩饰地呐喊：

“让每一个大脑思考

让每一张嘴巴说话

.....

真正可怕的

是鸦雀无声

是话中有假”（《争议断想》）

对祖国的挚爱，使他把鹿回头的爱情故事，重塑为一个赤子对母亲骨肉相联灵肉依恋的故事；对母亲的忠诚，使他把浪迹宇宙的哈雷彗星，想象成一颗泪雨滂沱一片归心的生命。

对于大自然，他更有一种深切的钟爱。在南中国热土上奔波游走着，他总带着孩童般率真和新奇的眼睛。与一山一水会面，似与知己相逢。他总是一见如故，心灵瞬间沟通，情感炽热灼人。往往就在舟车之中徒步之时，他就情不自禁地掏出笔纸，急切地享受倾吐的快意，挥手成诗。

是的，为诗贵在真性情。老李的诗，既不会以学问去掩饰情感的虚假，也不会以感觉去装扮灵魂的空泛，更不会以技艺去遮挡人格的干瘪。或许他的诗一如他本人的性情，不那么曲折含蓄，不那么婀娜多姿。然而确有一种茁实粗犷生机勃勃的诗的生命。一种鲜明个性的确立，或许必然会带来某种偏向，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个性鲜明的诗人既是这样，又是那样。面面都修饰得圆满就恰恰磨灭了个性。老李的风格在于他的炽热、粗犷和直率，老李的可贵在于他的真性情。假如没有了这种人格中真性情的力量，即使诗的所有其它因素都齐备，也仍然不过是虚假空泛之作，绝不能是好诗。

诗人是应当负有一种严肃的召唤使命的。他从熙熙攘攘嗡嗡营营的世俗世界中，召唤人的生存情态的觉醒，召唤人的灵魂之中神性的共鸣。这种使命绝非来自任何外界的指派，而是来自诗人自己的人格动力和生命本身。诗的本真是诗人整个的生存情态。这整个的生存情态是不能“玩”的，不能亵渎的。

于诗，老李永远是我的老师；因为在做人，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1990年7月

第一卷

• 海南风 •

海南人

海南人
说起海瑞
像说五指山
说起苏东坡
像说万泉河

一个
有山的尊严
一个
有河的文采

山作骨架
河是血脉
新一代海南人
顶天立地
站起来

1987.4.15 西联

耐火少年

——记屯昌耐火材料厂

你诞生在
热得发昏的年代
如今十七岁了
每天抡木锤
钻火海
用双手
创造耐火的世界

全岛
为你喝彩
更希望
你用科学
武装起来
干得又轻松 又快

白色的河流

——西联农场观割胶

只有黄河
只有长江
还不够
祖国
不能没有
这一条
细细的
白色的河流

4.16 西联农场

甜 与 苦

——赠八一农场

空气是甜的
汗水也是甜的
只有十年的回忆
是苦的

4.17

东坡书院

您好
东坡先生
我们从千里之外
前来看您

您只管讲学吧
请不要客气
虽是第一次见面
我们早已从您的作品
熟悉了您

那个把您贬来贬去的
皇帝
如今在哪里？
他没有想到
贬您
就是贬了他自己